

西炮台晚晴

海丹青

没有充足准备与心理预期，我降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地。那时那地，人们刚刚触碰到流行的触角，也刚刚明白，社会是不束缚潮流的。于是，当我在人生中第一个叫做“家”的房子里跑进跑出的时候，耳边回荡的，是邓丽君、程琳的歌声——没有主观期许，也没有盲目跟风，只是自然而然地，听着，听着，就哼起来了。

儿时的记忆，绝大多数都是祖母给的。对西炮台的记忆，却是祖父给的。

那年秋天，梧桐叶子落了一地，祖父骑着二八大杠，把我放在大梁上，去西郊。那时候，渤海大街还不像如今这样宽阔笔直，路两边的杨树已经很高了。祖父弓着背，蹬得很慢，秋风把他的白衬衫吹得鼓起来，像一个帆。我坐在前面，手抓着冰凉的车把，问：“爷爷，咱们去哪儿？”

“去炮台。看海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西炮台。没有想象中巍峨的城楼，没有威武的旗帜，只有一座浑黄黄的、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老城堡，孤零零地蹲在芦苇荡边上。它太老了。老到颜色几乎和秋天的大地混在一起，老到那些夯土的墙垣上长满杂草，风一吹，簌簌地响，像老人絮絮的呓语。

祖父把车支在路边，牵着我走上护台壕的石阶。他的手很热，而秋天的风已经很凉了。我记得那些夯土——黄土、黑土、白灰，还有糯米汤，黏合在一起，硬得像铁，却又斑驳得像老人的手背，沟壑纵横，一碰就掉渣。祖父蹲下来，用手指摸着墙上一个碗口大的凹痕，很久没说话。半晌，他抬起头，看着西面茫茫的大海，说：“这是炮弹打的。一百多年前打的。”

那时我懂不懂一百年有多长。我只觉得海风很咸，吹得眼睛发涩。芦苇一人多高，密密匝匝地围在炮台四周，芦花垂着毛茸茸的脑袋，风一过，沙啦啦地响，像千百个人在低声说话。我问祖

父，它们在说什么。祖父没有回答。他只是把我抱起来，让我骑在他肩上，去看那几尊锈成铁疙瘩的古炮。

炮口依然指向大海。黑黢黢地，沉默着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1895年3月7日凌晨，也是这样萧索的春天，乃木希典的军队踏碎了营口的宁静。守将乔干臣率领五百兵士，八小时抵抗，零支援。炮台的守军用最简陋的火绳枪，对着日军最先进的火炮；地雷炸响过，刺刀拼杀过，直到电线被切断，直到夜幕成了敌人最好的掩护。最后，炮台陷落。八小时坚守，援兵未至……

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，而这座用糯米汤和黄土等夯起来的炮台，居然还在。

祖父带我去的那个下午，是北地再寻常不过的秋日。天很高，瓦蓝瓦蓝的，没有一丝云。海面平展展的，泛着碎银子一样的光。远处有几艘进港的轮船，汽笛声“呜呜”的，传得很远。炮台外没有几个游人，只有一个放风筝的老人。那只风筝是鹰，赭色的翅膀，在蓝得不真实的天空里越飞越高，最后小成了一个黑点，仿佛真的飞进了时光隧道。

许多年后，我读到纳兰性德的词，“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”。才忽然明白，祖父那时候的沉默，不是无话可说，他是把那些话，都留给了我。

后来我长大，离开营口，又回到营口。西炮台去过很多次，陪外地的朋友，陪来访的客人，也一个人在黄昏时去。每次去，都要摸摸那些夯土。它们还是那样粗糙，那样坚硬，那样沉默。只是掌心里的触感，从童年的冰凉，变成了成年后的温热。

一年深秋，我一个人在炮台最高的平台上，看夕阳坠海。北地的晚霞是烈的，不像江南那样氤氲含蓄，而是大片大片地烧起来，把海面染成沸腾的赤铜。红海滩在芦苇荡里卧着，殷红、润



霞染炮台。

吴晓英 摄

泽，像一大滩还在流淌的血。有海鸥成群掠过，翅膀镀着金边，叫声清脆而悠长，在这寂静辽阔的海滩上荡起涟漪。我忽然想起1948年11月2日，解放军抢占西炮台，与企图从海上逃窜的国民党军血战。那些年轻的士兵，大概也在这同一片滩涂上奔跑、卧倒、扣动扳机。他们倒下时，眼前是不是也见过这样壮美的晚霞？

一百年了。从乔干臣到那些无名的解放军战士，从清军的号衣到解放军的军装，这片海滩浸透了太多人的血。血渗进泥土，盐碱地里就长出殷红的碱蓬草；血渗进海水，浪花就年年岁岁地打着这沉默的夯土墙。

海风里，残阳如咳血。我忽然明白，西炮台不是一座死去的遗迹。它一直是活着的。

就像那些夯土里的糯米汤，一百多年了，还在起着黏合作用。它黏合的不是砖石，而是这城里人的记忆。从太姥爷那一辈往返港口的商贾，到祖父那一辈骑着自行车带我来的青年，再到如今带着自己孩子来抓小螃蟹、放风筝的年轻父母——炮台始终在这里，用它的

老迈见证我们的年轻，用它的沉默抚慰我们的喧哗。

记得祖父生前给我打过一次电话。他说，他又去西炮台了。八十岁的人了，公交车坐到终点站，再慢慢地走过去。他说芦苇还是那么密，只是炮台上的杂草清理过了，围墙也加固了，但那些弹坑还在，他一个个数过；说他坐在台阶上，看见一个年轻妈妈带着小男孩在滩涂上找螃蟹，孩子光着脚丫，被钳子夹哭了，妈妈哄着，又笑了。

祖父说：“挺好的。炮台就该是这个样。”

我握着电话，忽然就想起那年秋天，我坐在自行车大梁上，祖父的白衬衫被风吹成帆。他的脊背那样宽阔，隔开了我和迎面所有的风。那时候他不老，炮台也不老。那时候海风也是这样咸，夕阳也是这样暖。

北地的四季是分明的。爱便爱，恨便恨，没有然，也没有所以然。春天桃花压着枝头，夏天海水绿得像绸子，秋天芦花白得像雪，冬天炮台覆着皑皑的寒霜，沉默得更加彻底。可是无论哪个

季节，黄昏时分站在这夯土台上，都能看见夕阳正一点一点地，沉进辽东湾两层的海水里。那一刻，时光像是静止的。炮台是静止的，大海是静止的，就连风都慢了半拍。

只有心是动的。
我想，我们这些人啊，一代一代地来，一代一代地走，把手掌贴在夯土墙上，把脚印留在护台壕边。我们带不走任何东西，却也留下了任何东西。

那是以体温传递的体温，以记忆唤醒的记忆。

夕阳终于沉下去了。海面由赤金变成绛紫，再由绛紫变成铅灰。炮台的轮廓渐渐模糊，融进暮色里，像是终于卸下了这一天的守望，沉沉睡去。

风里隐约对孩子的笑声。是那个抓螃蟹的小男孩吧。他会不会在多年后的某个黄昏，也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，指着西炮台的夯土墙说：“这是炮弹打的。很久很久以前打的。”

那时他不老，炮台也不老。

那时海风还是这样咸。

那时晚晴如酒，饮醉了百年光阴。

同一屋檐下的光

王苗

卯时·日出：被鸟鸣唤醒的清晨

闹钟总比天光先醒。但这个周末，没有闹铃叨扰。我在自然醒的惬意里睁开眼，慢慢悠悠盘算着一场家门口的幸福之旅。

咖啡液透过滤纸缓缓滴落，窗前的鸟鸣循着香气撞了进来，怯生生的又带着亲昵，像风掠过檐角风铃的轻响。循着声音望向排烟机方向——去年老城区改造时，废旧烟道成了麻雀的新家，细碎啾鸣里，藏着几分熟悉的暖意，让我想起前年初夏在单位楼道救下的那几只小家伙……

那年五月，蟠龙山漫山槐香裹着清风漫进楼道，我遇见一只麻雀正慌慌张张地撞着纱窗，小小的身子扑棱着，羽毛沾了灰尘，满眼惊惶。我放轻脚步，柔声安抚：“别怕，抓住你才能送你飞出去啊。”话音落，它竟真的敛了翅膀，乖乖蹲在窗沿。掌心接住那温热的小身子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它胸腔里急促的跳动，翅尖一撮浅灰绒毛，像一枚专属印记。

如今窗边的鸟鸣，总让我忍不住猜想：难不成，它真的循着我的气息，从蟠龙山飞到辽东湾，在这楼宇间安了家？

我的家，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的老港旁。冬日清晨，红砖厂房的棱角在雪色里晕得柔和，晨光顺着旧墙漫下来，为斑驳的砖面镀上一层绒绒的暖黄。远处的烟囱与老楼静默伫立，像守着岁月的老友，红黄相间的吊车在蓝天中格外醒目。铁锈色的骨架凝着薄霜，与盘旋的鸟儿、结冰的河面，一同被晨光舞出旋律。看着光一点点漫过吊车臂膀，漫过大辽河冰面，旭日东升之时，与冰面上的残雪，一起接住第一缕金色的霞帔。

巳时·晴光：奔赴大辽河的四季

我揣着鸟鸣出发，沿着大辽河往西行去。这条路，我走了四季，每一季都有不同的光影、不同的鸟啼，藏着不同的惊喜。

春：辽河公园是婚纱外景热门地，明黄的迎春花与粉嫩的小桃红各占三分春色，衬着新人洁白的婚纱，宛如一幅流动的印象派油画。剩下三分春意，留给刚冒头的嫩草和躲在花下的嫩叶。枝头的麻雀叽叽喳喳，似在议论哪个新娘最美，忽而呼啦一下飞远，分落在花丛里，与游人共享春日旖旎。

夏：大辽河上最是热闹，快艇飞驰划破水面，惊得水鸟贴着波尖翻飞，游人伸手就能与盘旋的海鸥嬉戏。行过百年老街与渡口，游船正慢悠悠地划过水面。与快艇的疾驶截然不同，它载着游人两岸风光缓缓后退，载着几声水鸟的鸣叫，流向远方。

沿大辽河畔直行，仙鹤湾是最惹眼的去处。2022年秋，一对野生丹顶鹤首次落脚永远角湿地，在此筑巢安家。如今，这对“先行者”已生儿育女。红顶白羽的丹顶鹤在湿地上优雅踱步，身影倒映在粼粼水波里，偶尔振翅起飞，带起一串细碎的涟漪。偶遇它们是游人眼中的福气，这份福气，来自每一位护鸟志愿者。他们自发组成小队，劝阻游人靠近鸟巢，定期清理岸边垃圾，这无声的守护，让仙鹤湾成了丹顶鹤安稳的家园。

酉时·向晚：海岸与鸟浪的盛宴

行至西海岸与鸟浪广场，夕阳准时赴约，将大辽河河口染成熔金。天上的白云也会随着心情，每天被晕染出黄橙红金。每年春秋两季，我会坐在岸边，等一场如约而至的鸟浪奇观。当落日的最后一抹光掠过滩

涂，万千飞鸟从天际俯冲而下——是斑尾塍鹬的黑白羽翼在光影里流转，是大滨鹬的灰褐色集群如流云翻涌，是黑腹滨鹬的小巧身影织就灵动的锦缎。翅影遮天蔽日，又在滩涂上盘旋起舞，起落间掀起阵阵“波涛翻滚”。这是鸟儿迁徙途中与大自然合作的画卷，也是难得一见的生态奇观。

冬日的大辽河河口换了模样，潮起潮落间，冻结的大小冰块堆叠岸边，覆着未融的残雪，成了大人和小孩的“猜猜乐园”。大家围着冰块猜形状，大鸟、乌龟、鳄鱼……天马行空的想象里，藏着与大自然零距离的亲近。

戌时·归程：雁群与归巢的温柔

返程时，透过车窗抬眼，灰黑色的雁群排成舒展的“一”字，在暗蓝与暖红交织的天际缓缓前行。春天来了，这是营口的第一批信使。振翅的节奏里，藏着跨越山海的迁徙密码，也藏着又一次惊喜的邂逅。

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耳畔又传来几声啾鸣。这声响给我带来平和的心境，心底涌起对当下生活的知足，对平凡日子里小美好的感动。它从蟠龙山飞到辽东湾，从老港走到西海岸。在这座城里，我们都循着光的方向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。

营口的幸福大抵就是这般模样。是千年辽水孕育的灵秀，是百年港口承载的担当，更是人与生灵相望、与城市共生的和谐。屋檐下的麻雀、辽东湾的海鸥、永远角湿地的鹤群、飞行万里跨越大洋的“鸟浪表演者”们，我们同栖一座城，共沐一束光，把每一个寻常的日子，都过成被温柔簇拥的模样。



河岸金晖。 鲍杰 摄



万鸟朝晖。 宋振友 摄



清波荡漾。 徐广远 摄

外地作家写营口

一河春光 半城温柔

(山东威海) 徐广远

三月的上午，阳光带着一丝暖意，洒在老边区熙湖公园里。营柳河如一条静谧的绿丝带，轻卧在公园之畔，河水清浅，微风掠过，水面便荡开粼粼波光，心也随之温柔，满是安宁与舒畅。

河边公园的残雪正悄悄消融，露出大地原本的色泽，温润清新，飘着醇厚的泥土清香。不远处，有人拿着扫帚，清扫着路上的残雪，雪块被扫向路边，转瞬便化作一汪汪春水。清扫完毕，她们放下工具，打开随身携带音响，在空地上轻舞舒展，动作随性

自在，为安静的公园添了几分人间暖意。

公园一隅，搭着简易的塑料大棚，里面整齐摆放着象棋桌，想来是为了让老人们在初春微凉的时节，仍有一处下棋闲谈的地方。棚外，枯藤在风里轻轻摇曳，像是冬日迟迟不肯离去，留下一缕温柔的牵挂。小坡之上，几株青松静默伫立，在带有枯黄的景致间，那片绿意格外清亮，如撑开的绿伞，温柔守护着这片土地，守着初春悄然萌发的生机。

我望着那株松树，不知不觉便沉进了

自己的思绪里。忽见公园的不远处走来一位身着红色羽绒服的女子，缓步慢行。那一抹红，映着蓝天、碧水与劲松，恰似一簇灵动的火焰，在微凉的初春里，燃出一抹温柔明亮的暖意。她步履轻缓，时而驻足，静静望着营柳河的水面，心事便随着微波轻轻荡漾着。

营柳河静静流淌，阳光洒在水面，碎作点点银光。残雪消融，红衣轻行，青松常绿，这一幕幕温柔光影，都被河水悄悄珍藏，凝成这个三月初，最动人的人间画卷。